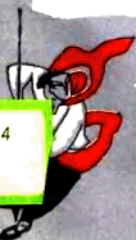


燕山喋血

刘宏忠 周汉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前 言

《燕山喋血》算来前后花了二十三年时间才定稿，其中还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本书故事发生在1854年（清咸丰四年）至1856年（清咸丰六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打到湖南的常德和澧州，并攻下武昌，建都南京以后，原属澧州陈家峪的陈正鼎等，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以办团练为名，组织“忠义团”，提出“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口号。后来他们又联络湖北松滋小儿岗的彭生科，津市以谭成祚为首的搬运工人，以及石门樱桃岗的陈绪儒和斋教首领刘大章等，准备在咸丰六年四月间起义，先取荆州，后夺常德、澧州，进而攻下长沙，与江西、安徽等地的太平军相呼应。不料松滋的彭生科不遵约束，先期起事，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即组织清军与各地团练三万余人，将他们分割围歼，致使起义失败，陈正鼎等壮烈牺牲。

本书作者之一刘宏忠是个农民，家里就住在忠义团起事的燕子山附近。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个农村文娛活动分子，尤其喜爱搜集民间传说。从1964年起，就从事关于忠义团资料的搜集工作，足迹几乎跑遍澧县、石门交界的各个山乡，还到了湖北的松滋及津市等地。被他采访过的人有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学教师、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等。年

龄最大的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六、七十岁，有的据说还是义军的后裔。为搜集此资料，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还受到了各种折磨，搜集的资料有的甚至也被没收、销毁。幸而当时他还年轻，记忆力较强，粉碎“四人帮”以后，便抓紧把作品的初稿写了出来。

初稿到我的手中有六、七年了，当时我很忙，曾一再劝他另找人合作，但他在师友贾国辉、晏友森等同志的督促下，坚决不肯把原稿抽回，因此我只好勉为其难，与之合作，并一直拖延至今。

本书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从骆秉章在镇压这次起义之后向清廷的奏折中可以看到，但作为通俗小说，材料多来自民间传说，我们加工的成分也不小。不足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周汉平 1988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回	静安僧慧眼识豪杰 余元奎绝技授贤徒	(1)
第二回	办团练汪西进陈词 托梦兆云水师说法	(11)
第三回	计迎州官团练正名 送别恩师兄弟比武	(19)
第四回	有碓无粮张二爹诉苦 收租逼债庾文彩逞凶	(28)
第五回	张家岭龚石被迫舂米 歇荫岗伍盔逞强丧生	(37)
第六回	马千总兵败受擒 陈元帅爱才捉将	(48)
第七回	摔盐包刘正升显力 惩强人秦汉卿用谋	(57)

第 八 回	六兄弟巧计拆武场 三歹徒阴谋捉硬汉	(66)
第 九 回	五好汉愤投忠义团 众英雄大战八亩地	(76)
第 十 回	庾文彩进攻普安寺 陈正昂义收庾尚玉	(86)
第十一回	石江汉三进澧州城 胡知州一捉陈元帅	(96)
第十二回	死葵花严武让失德 结金兰袁炳成认友	(107)
第十三回	振军威宣布斩惩条款 收废铜苦煞娄氏弟兄	(117)
第十四回	二捉陈元帅将机就计 独闯石家庄以假乱真	(127)
第十五回	马腾蛟分兵凉井寨 汪西进勘察五雷山	(137)
第十六回	秦汉卿打猎遇艳 林达蕾忍苦寻夫	(146)
第十七回	刘大霞私访普安寺 张民象暗找太平军	(156)
第十八回	反征粮谭祖惠受困 急救亲陈廷杰行蛮	(166)

第十九回	飞骑百里奔袭饶家嘴 一箭双雕计赚石江汉	(178)
第二十回	孟庆鹏乔装相面 傅崇焕巧计画图	(188)
第二十一回	识火警蒋光烈出逃 保性命石江汉奉献	(199)
第二十二回	严鹏里恳切留宾 乐清僧阴谋夺产	(209)
第二十三回	乐清僧输棋赔庙产 严鹏里称王扯反旗	(219)
第二十四回	彭生科办镖局聚众 谭成祚抗抽厘入团	(229)
第二十五回	谭成祚再怒抽厘人 陈绪儒怒杀主考官	(238)
第二十六回	普安寺共商大计 调弦口相遇余师	(248)
第二十七回	刘大霞闲游遇旧 阿尔木征剿扑空	(260)
第二十八回	严鹏里误陷火羊阵 彭生科错打杨家庄	(270)
第二十九回	陈廷杰仗义驰援 骆秉章调兵遣将	(280)

第三十回	解家桥畔义军败绩 王家山下叛贼盗书	(289)
第三十一回	谭成祚误闯甘溪滩 陈绪儒退守剩头岩	(299)
第三十二回	普安寺前义军血战 莲花山上正昂遭擒	(309)
第三十三回	邱癞子窥袭剩头岩 陈廷杰醉困牙前寺	(319)
第三十四回	陈正昂剥皮回故里 陈廷杰裂躯受惨刑	(328)
第三十五回	马腾蛟全家死义 忠义团万古流芳	(338)

第一回 静安僧慧眼识豪杰 余元奎绝技授贤徒

昨夜东风拂柳条，今朝黄叶荡枝梢，

浮生莫问荣枯事，一样春秋史册标。

湖南的澧县、石门一带，原属澧州。从澧州城出西门约八、九十里的地方，咸丰年间是十八都，都内有一座杨家岭，山势险峻，属武陵支脉。当时岭上有一座普安寺，群山环抱，树木葱茏，倒也不失为一清静道场。寺内常年有百十来个和尚，还有个得道长老，名叫静安。这静安长老年已九十多岁，须眉皆白。虽然从幼年时起，即打坐参禅，挥杖习武，熬练筋骨，但到底经不起岁月催人，如今已是老态龙钟，走路都颤巍巍的了。喜的是一班徒子徒孙都还孝顺，不是紧要的事，轻易不启动老人家，让他好安静休养，益寿延年。

忽一日，寺中来了一云游的头陀。这头陀一进寺来，便向众小和尚打了个问讯道：“贫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今日初登宝刹，意欲盘桓几日，不知师兄等能见纳否？”众小和尚抬头一看，见来人头戴一顶紫铜束发冠，身穿一件淡紫色直裰，腰系蓝色丝绦，足登猫鼻僧鞋，三绺髭须，白净面皮，年约四十上下，生得温文尔雅，潇洒出群。虽然慈眉善目，却暗中透出一股英俊之气。特别是手中拿的那根镔铁禅杖，约莫有六十多斤重。众小和尚未曾见过世面，不敢上前答话。

内中只有一个年岁大一点的和尚，名叫法清，原来也是一个云游僧，静安长老见他头脑灵活，手脚勤快，便把他收留在寺，当时上前说道：“请师兄不要见怪，小寺僧众甚多，平时斋事又少，只恐怠慢了师兄。如蒙下顾，当得欢迎！”头陀笑笑说：“师兄说哪里话来？俗话说：同行不相欺，不是码头不湾船。”法清便把头陀引进内室，以香茶相待，并开口问道：“师兄从哪道而来？因何要在小寺挂单？”头陀躬身微笑道：“贫僧云游四海，说不上从何而来。因何在贵寺挂单，待日后慢慢分说。”法清知他不乱说，便问：“师兄法号？”“云水。”“哦，原来是云水师兄。”这云水头陀坐了一阵，便请拜见静安长老。法清推说静安年迈，近日身体欠佳，且稍待时日。云水也不好相强。

从此，那云水头陀就在寺中住了下来，每日清晨，便起来搥拳踢腿，运气凝神，到也清闲自在。一日清晨，他来到后院，见后院比前院更加清幽，看看四下无人，便平舒双臂，立下门户，将那九九八十一进步，七十二开门，腾、挪、闪、赚、迟、速、收、放等解数，认真练习了一番。正使到得意处，忽然飞步向前，腾身跃起，从那一丈多高的枝叶之间穿了过去，真个是枝叶不动，落地无声，全身挺直，口不气喘。此时正值静安长老扶着一个小沙弥，步出方丈，来庭中散步，见云水有如此功夫，不禁失口叫了一声：“好！”云水见一须眉皆白的老和尚出来，知道定是住持，急忙聚神敛气，躬身施礼：“向长老问安？”静安长老连忙答礼：“阿弥陀佛！听法清说，有一高僧来寺挂单，本应早日会见，怎奈近日老衲贱体欠佳，唐突大驾，还望见谅！”“哪里哪里。为了练武图个清静，惊扰長老，心实不安。”静安长老忙叫小沙弥拿来一张茶几，两把靠

椅，两杯姜糖开水，便与云水对坐叙谈。“不知法师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何以径来敝寺挂单？”云水答道：“弟子云游四海，到也无所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法师既然云游四海，一定见多识广，何不将所见所闻，告老衲一、二，使茅塞顿开。”“长老也知有洪秀全从广西金田造反，自建太平天国之事么？”“倒也略有所闻，只是知之不详。”云水说：“洪秀全已打到南京，并已建都立业，拜相封王，现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等一班能臣战将辅佐，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静安长老说：“发逆如此猖獗，咸丰帝岂能容他们任所欲为？”云水说：“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理，现正组织湘军、淮军进行征剿，名将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李鸿章等。目前尚胜负未分，究竟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以法师之见，发逆如此作为，是否应该？”“弟子乃化外之人，身居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还望长老指点！”“老衲愚钝，更难分泾渭。”说到这里，静安长老忙挥手叫小沙弥退去，然后邀云水来到方丈，说：“老衲虽然年迈昏庸，但也看得出法师说项安刘之志。”“志在哪里？”“志在洪天王。”“何以见得？”“以足下之才，效忠朝廷，要博个封妻荫子，何忧不得？又何必带发修行，遁迹空门？”云水说：“弟子有言在先，弟子乃化外之人，不愿理红尘世事。”“既然不愿理红尘世事，为何对当今时局了如指掌？”听到此处，云水也不禁为之惊诧不已：啊呀！这个老儿虽然年迈，却不昏庸。他是个得道高僧，从刚才的所言所行来看，并无加害我之意，我不如再试他一试，于是说道：“依长老之见，贫僧是个何等样人？”静安长老则欲擒故纵，略不经意地说：“倒也不知。”云水忽趋前一步说：“不瞒长老说，我就是家住烽火山的余元奎，并非云水

头陀。”“啊！您就是大侠余元奎！”于是又重新见礼。余元奎说：“早知静安禅师是得道高僧，故不揣冒昧，前来拜谒，叙谈叙谈。果然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岂敢，岂敢！老衲也早闻余大侠之名，只是无由会见。刚才大侠所言，为何吞吞吐吐？其实老衲早已深窥堂奥，何必隐瞒！”“长老从何得知？”“当大侠言至太平天国时，眉宇间即喜形于色，如无厚此薄彼之心，何能有如此表示？！”余元奎忙躬到地道：“长老真不愧得道高僧，余某之初心，望多遮盖，实感恩非浅！”“大侠请放心！老衲若有害你之意，岂能如此直言不讳。须知老衲也是有心之人，祖先随闯王南征北战，闯王失败，他也忧郁而死，临终时曾再三嘱咐家人：日后如有反清义举，须努力参与，不忘我志。奈老衲无能，庸碌一生。今逢盛举，又以年老多病，行将就木，壮志难酬。”言下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接着又说：“方今天下惶惶，民心背清，咸丰江山摇摇欲坠，义民揭竿而起，正是时机。大侠应时而动，真不愧豪侠之士，老衲安敢背父训而害忠良，如此则禽兽不如。”余元奎见他说出了真话，一面上前安抚，一面便将自己如何云游到广西，适值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组织拜上帝会，随后举行金田起义，自己也参加了拜上帝会，并在太平军中担任了营官之职。今因回家探亲，顺道来访，借以号召四方豪杰，共举大义，加速清廷的灭亡。静安长老闻听，不住点头称赞。从此二人即结为知己，常竟日密谈，形影不离。静安长老也因衰年得遇良友，不觉心旷神怡，病势也好了几分。

光阴似箭，不觉过了一月有余，普安寺因左廊伽蓝殿有倒塌的危险。法清奉命，到四乡请来了一些泥木杂工，其中有堂兄弟二人，住陈家峪空樟树，日常与静安长老交往甚密，

闻讯也来帮工。哥哥叫做陈正昂，生得膀阔腰圆，为人仁义，极肯助人，因此一辈青年都把他当做知心好友，只要陈正昂一挥手，前面哪怕是悬崖绝壁、火海刀山，他们也敢闯敢跳。这个人还有两门绝技：一纵丈多高，身如落叶飘；钻山过洞，其快如风。所以老百姓谣传，说他有钻天帽，入地鞋。堂弟叫陈廷杰。此人身体不甚高，却力大无穷，他把身子一站，百十来个人休想推得他动，但他把两手一摆，百十来个人也就象劈柴一样倒了下来。这人的性情却与陈正昂刚好相反，脾气犟，有点急躁。说也奇怪，这两个堂兄弟，一个性柔，一个性刚，却能刚柔相济，挺合得来，人家说他俩是多头共脑，连裆共裤，比亲兄弟还亲。家里的事无分你我，出门帮工，形影相随。而且两个人都急人之难。因此在这澧州境内，青年人无不拜服。民间谣传：“只要有了陈家二杰，泥巴都能变铁。”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做事，肯挑担子，硬棒得很。这日也是合当有事，这伽蓝殿原是个木架长廊，三截扛厅，因为年久失修，有一根横梁已被虫子蛀坏，屋上去的人多，重量加大，只听“咔嚓”一声，横梁断裂，屋架下沉，看看就要发生事故。说时迟，那时快，此刻正值那陈氏兄弟站在梁下，陈正昂立即要陈廷杰站正，自己一个飞身，站到了陈廷杰的肩上，用双手托住大梁，然后由众人抬来一块厚平石，由陈廷杰作金鸡独立之式，众人把平石塞在他的右脚底，然后他腰也不弓，站上平石，陈正昂把手托的大梁再平平稳稳地放在肩上。这才叫屋上的众匠人一个个爬了下来，再用顶柱替下陈氏兄弟。这时全寺的僧俗人众，都跑来围看，连静安长老也由小沙弥扶着，和余元奎杂在人群之中。众人无不称说“好险！”余元奎对陈氏兄弟有如此的力气，又肯冒着生命危

险舍已救人，尤其赞赏不已，忙向静安长老问了姓名，并表示要求会见。静安长老把二人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并说：“这二人也是本寺常来的施主，凡本寺有什么为难之处，或匠作帮工，都极肯出力。尤其那陈正昂，每与老衲谈及世事，总愤愤不平。二人对清廷的所作所为，更极为不满。今日即使大侠不言，老衲也有心教他们前来拜会。”余元奎闻言正喜。少顷，等众工匠把顶柱和下瓦之事安排妥贴，静安长老便要小沙弥相请陈氏兄弟，来方丈用茶。陈正昂、陈廷杰闻听长老相请，急忙用水洗净头脸，拍去衣服上的灰尘，然后毕恭毕敬来到方丈，拜见静安长老：“请长老安！”长老忙叫小沙弥：“快快将二位施主扶起！”并反复道谢道：“今日若非二位施主鼎力相助，舍身救人，敝寺就要惨遭人命了。此刻还不知要闹成个什么样子哩！”陈正昂忙表谦意道：“哪里，哪里，这都是托长老的洪福，众和尚平日敬佛的虔诚，俺兄弟不过献出几斤蛮力而已。”余元奎听到此，不禁赞叹道：“真是难得！真是难得！”陈氏兄弟初走进方丈时，见一头陀与长老对坐，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化缘头陀，不曾在意，今见他在一旁称赞不已，忙问长老：“此位是谁？”长老道：“哦，老衲正要为两位施主引见，此位就是老衲闲常时和你们谈及的，江湖上久负盛名的余元奎余大侠。”二陈一听是余大侠，立即站起身来，双膝跪倒说：“俺弟兄有眼无珠，不知余大侠光临，望乞恕罪！”余元奎见二人行此大礼，骤不及防，也急忙跪了下去道：“折杀元奎！折杀元奎！”三人行礼已毕，各自归座，余元奎这才仔细把二人打量了一番。先前二人在伽蓝殿中，由于灰尘满面，看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今看来，却见那陈正昂紫棠色面皮，五络短须，鼻直口方，眉眼传神，坐如松立，

气贯长虹，果然一表非俗。再看那陈廷杰，却是面色微黑，络腮胡子卷曲如羊毛，身材微胖，肌肉见股沟，果然好一名大力士。余元奎暗想：没有这两名壮士，也扛不住那数千斤压力的横梁。此时，只听得陈正昂问道：“不知大侠何日来此寺中？”元奎答道：“已挂单一月有余。”陈正昂又道：“愚弟兄早闻大侠威名，本拟亲临拜会，但几次打听，都说大侠出游未归，只好作罢。”余元奎道：“元奎徒具虚名，谬蒙错爱，实不敢当！”这时候，静安长老忽然插进来说：“依老衲愚见，你我都是一会之人，情同道合，不必尽多客气。”于是，他便把余元奎化妆头陀，来此挂单的原因，以及所述太平天国之事，扼要地叙述了一番。最后还说：“老衲与二位陈施主，历年肝胆相照，无话不谈，今又逢余大侠枉驾，教诲良多。依老衲愚见，反清夺位，正当其时，应天顺人，方为上策。惜老衲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不能执鞭随镫，但寺中僧众，仍有不少有识之士，平日受我的薰陶，深明大义，可供驱使。不知三位尊意如何？”余元奎见静安长老单刀直入，知道二人可托以大事，也借机鼓动道：“近日元奎从汉口归来，闻得民谣说：

‘甲寅属虎便从风，红叶绿杨舞西东。

二十八宿自天降，蓄发放足复汉中。’

前两句说的，自然是指洪杨起义，要推翻清室，后两句恐怕应验在此地。长老深知易数，不知所见如何？”静安长老也顺势撑船道：“依老衲推算，此地龙盘虎踞，左有燕子山，右有凉井寨，可以互为犄角，正是起事的好地方。”这二人一唱一和，说得头头是道，陈氏兄弟本来早有推翻清室之心，听得句句入耳，字字动人，更不禁眉飞色舞。陈正昂首先发言：

“二位长者所言，句句打入弟子心坎，只是愚弟兄除了几斤蛮力，一不懂兵法，二不谙武功，怎能行兵布阵，杀敌扬威呢？”余元奎笑道：“这有何难！”陈廷杰是个粗人，也不知什么叫做征得同意，便脱口而出道：“我们要拜余大侠为师！”静安长老在一旁怂恿道：“好啊！大侠收此两位门徒，也不枉了平生所学。”余元奎道：“只恐元奎德鲜福薄，难收二位英豪。共同切磋吧！”陈正昂见余元奎已经肯了，急忙将陈廷杰的衣边一拉，双双跪倒：“师父在上，受弟子陈正昂、陈廷杰大礼参拜！”余元奎忙道：“二位不必如此，快快请起！”四人好不欢喜。静安长老忙叫小沙弥通知厨下，办几桌丰盛的斋席，一来感谢如来显圣，使顶梁换柱化险为夷；二来感谢陈氏兄弟鼎力相救，寺中免遭横祸；三来庆贺余大侠收徒，为陈氏兄弟权作进师酒。

从此，陈氏兄弟就在寺中，除休息时帮做一点杂事，主要是向余元奎习兵学武，并暗中筹划起义之事。这余元奎也真不愧是武林先辈，熟知因材施教。他见陈正昂神在内含，有容天下、吐山川之志，便着重教他《孙子兵法》十三篇，并教以“六韬”、“三略”之术。在武功上，则着重教他以内外气功，特别是在内功上指点清楚，要求严格。至于刀、枪、鞭、棍、锤、矛等十八般兵器，他只是一一讲解，稍加示范，并作指点。陈正昂也知道，今后要完成反清聚义大业，主要不是靠个人一刀一枪去进行拚杀，而是要懂得指挥三军，行兵布阵，因此一一按照师父的安排和指点，悉心操练。内功锻炼，由于师父要求严格，也昼夜不停，起早贪黑。可惜的是，他仍只重视了战术，忽视了战略，而余元奎在这一点上也未进行考察，以致后来大事未成，却引来杀身之祸。此是后话，表

过不提。

如今再说陈廷杰，余元奎见他身体强壮，力大无穷，况且性情刚烈，就断定他是一员冲锋陷阵、能征惯战的猛将，和他谈韬略之法，他缺乏耐心，和他谈行兵布阵之法，他也缺乏兴趣，但一谈到十八般兵器，他就眉飞色舞起来，真是说一句他就听一句，听一句就练一句。等到十八般兵器教完练完，余元奎想：此人性格有点象水浒上的李逵，作战勇敢自不待说，怕的是赤膊上阵，容易受伤，必须教他防身之法。他把这意思向廷杰说了，廷杰听后，一蹦数尺，连忙跪在师父的脚下，要他立即传授防身之法。元奎说：“为师幼习‘金钟罩’、‘铁布衫’，此法必须苦练，为师只能告诉你方法，你自己去细心体会，切不可间断，水到自然渠成。切记，切记！”“弟子谨遵师父教训！”于是，余元奎就把练“金钟罩”、“铁布衫”之法传授与他。此术刀砍不入，锤棒难伤，陈廷杰真是如获至宝，日以继夜的操练，余元奎还不时前来检查，看那功夫上到了什么地方。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在余元奎的悉心指点下，一天比一天取得了成效，百日之内真的练成铜筋铁骨。余元奎说：“虽然未达炉火纯青，却也十分难得。”

且说余元奎自到寺之后，即借神佛的名义，以医药济人。他本来是祖传世医，不但正骨伤科是他的拿手，就是对内、外科，妇、儿科，医术也非常精到，真个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诊一个好一个。特别是他亲自监制的膏、丹、丸、散，更是灵验，立即见效。因此周围几十里路上来求医求药的，真是牵线不断，车马盈门，致使普安寺一时香火鼎盛，远近传名，都晓得有个云水头陀。到陈正昂、陈廷杰练武以后不久，余元奎又因此认识了很多，其中有一人名叫汪西进，

就是慕名而来的。此人乃本都南阳村汪家棚人，是个饱学之士，三教九流无所不知，诸子百家无所不晓，就是有一个怪脾气，他有满腹经纶，却不去京城赶考，只在乡里教几个贫苦儿童，人家给几个束脩，他接受，人家不给，他也不计较。对于那些富豪人家的子弟，哪怕你堆金砌银，他也不屑一顾。普安寺神药灵验之事，他早有所闻，渐渐地他又知道，这些医药都是一个叫云水的头陀施发的，他本来就不信鬼神，一听得是一位头陀所为，而且医药索价都不昂贵，有时甚至还施医施药，他感到有些蹊跷。他本来和静安长老是莫逆之交，有一天顺道来寺拜访，经长老引见，便认识了余元奎和陈氏兄弟，四人一见如故，非常契合，特别是余元奎和陈正昂，见他谈吐不凡，博古通今，更是佩服不已。在谈到揭竿起义的事时，汪西进说，只有如此如此，才能够把队伍拉起来，干出一番事业。

到底汪西进出了个什么主意？下面书中自有交代。